

浙江文叢

李漁全集

〔第十一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李漁全集

〔第十一冊〕

李笠翁批閱三國志（中）

〔清〕李漁評點

蕭欣橋
俞駕征 點校
鄭小軍

中冊

三國志卷五

第二十一回

青梅煮酒論英雄

天子血詔從許田起見，諸臣定盟亦從許田起見。馬騰之知玄德，以雲長知之；其知雲長也，亦以許田知之。

却說董承等問曰：『公欲用何人？』馬騰曰：『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，何不求之？』承曰：『此人雖漢家皇叔，今與操作爪牙，安肯行此事耶？』騰曰：『吾觀玄德素有殺操之心。前日圍場之中，操迎萬歲之時，雲長在後欲殺之，玄德以目視雲長，遂退去。看來玄德非不欲圖報，恨操爪牙之多耳。公試求之，無不應允。』碩曰：『此事不宜太速，各留於心，再容商議。』衆皆散去。

次日黑夜裏，董承懷詔，徑投玄德家來。門吏人報，玄德出迎，驚曰：『國舅何來？』請入小閣坐定。關、張立在面前。玄德曰：『國舅夤夜至此，必有事故。』承曰：『白日相訪，正當其

這一句。

問得突兀。
不說馬騰看見，却說
自家看見妙。

理；祇恐曹操見疑，故黑夜來見。』玄德曰：『深荷厚情。』命取酒饌相待。承曰：『前日圍場之中，雲長欲殺曹公，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，何也？』玄德失驚曰：『公何以知之？』承曰：『人皆不見，獨某立於將軍之側，故見動靜。』玄德不能隱遑，遂曰：『關弟見操僭越，故不容耳。』承遂掩面痛哭。玄德問其故，承曰：『漢朝若皆得雲長心地之人以為股肱，何憂不太平也！』玄德又恐是操使來試探，乃佯言曰：『曹丞相治國，何憂不太平？』承變色而起曰：『公乃漢朝皇叔，故剖肝瀝膽以言之，何相詐也？』玄德曰：『祇恐有詐，故相戲耳。』遂取衣帶詔，令玄德觀之，不勝悲憤。又將義狀出示，其上止有六人：一，車騎將軍董承；二，長水校尉種輯；三，昭信將軍吳子蘭；四，工部郎中王子服；五，議郎吳碩；六，西涼太守馬騰。玄德曰：『既公有匡扶社稷之心，備敢不效犬馬之力。』承拜謝。玄德曰：『既奉明詔，萬死不辭。』承曰：『請書大名。』玄德亦書『左將軍劉備』，押了字，付承收訖。承曰：『尚容再請三人，共聚十義，以圖國賊。』玄德曰：『切宜緩緩施行，不可輕泄。』議到五更，相別去了。

玄德也防曹操謀害，就下處後園種菜，自己澆灌。翼德曰：『兄不留心弓馬，以取天下，而學小人之事乎？』玄德曰：『非汝之所知也。』雲長閑日，但看《春秋》，或習弓馬。

不說明，妙。
嚇殺，讀者祇道衣帶
詔事泄矣。
如水上驚濤，忽起忽
落。

一日，關、張不在，玄德正在澆菜，張遼、許褚突入園中，曰：『丞相有命，請玄德便行。』玄德問曰：『有甚緊事？』許褚曰：『不知。祇教我等相請。』玄德祇得隨二人入府。曹操正色言曰：『在家做得好事！』謊得玄德面如土色。操執玄德手，直至後園，曰：『玄德學圃不易。』玄

事已隔數卷，忽此處提出一段閑文，妙絕。

情事可畫。

有景。

漸漸論到英雄曲致。

假呆得妙。

看低多少「四世三公」。人謂操看孫策未免太輕。要知操不以英雄子策，直至孫權承襲，方始嘆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。」然則此老大有眼力。獨不及馬騰者，擬衣帶事故耳。

德方纔放心，答曰：『無事消遣耳。』操仰面大笑曰：『適來見枝頭梅子青青，忽感去年征張綉時，道上缺水，將士皆渴，被吾心生一計，以鞭虛指曰：「前面有梅林，可采而食。」軍士聞之，口皆生唾，由是不渴。今見此梅，不可不賞；又值煮酒正熟，因邀賢弟小亭一會。』玄德心神方定。隨至小亭，已設樽俎：盤貯青梅，一樽煮酒。二人對坐，開懷暢飲。

酒至半酣，忽陰雲漠漠，驟雨將至。從人遙指天外龍挂，操與玄德憑欄觀之。操曰：『賢弟知龍之變化否？』玄德曰：『未知也。』操曰：『龍能大能小，能升能隱：大則吐霧興雲，翻江攪海，小則埋頭伏爪，隱介藏形；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，隱則藏伏於波濤之內。龍乃陽物也，隨時變化。方今春深，龍得其時，與人相比，龍發則飛升九天，人得志則縱橫四海。龍可比世之英雄。玄德久歷四方，必知當世英雄，果何人也？請試言之。』玄德曰：『備肉眼安識英雄？』操曰：『休謙，胸中必有張主。』玄德曰：『備叨恩相，得仕於朝。英雄豪杰，實有未知。』操曰：『不識者亦聞其名，請以世俗論之。』玄德曰：『淮南袁術，兵糧足備，可為英雄乎？』操笑曰：『冢中枯骨，吾早晚必擒之矣！』玄德曰：『河北袁紹，四世三公，門多故吏，目今虎踞冀州之地，手下能事者極多，可為英雄乎？』操笑曰：『袁紹色厲膽薄，好謀無斷，幹大事而惜身，見小利而忘命，乃癰疥之輩，非英雄也。』玄德曰：『有一人稱「八俊」，威鎮九州，劉景升可為英雄乎？』操又笑曰：『劉表酒色之徒，非英雄也。』玄德曰：『有一人血氣方剛，江東領袖，孫伯符乃英雄也？』操又笑曰：『孫策借父之名，黃口孺子，非英雄也。』玄德又曰：『益州劉季玉，』

操自以為英雄，又畏玄德為英雄，一向祇是以心相待，今却一口道破，玄德那得不驚。淡語瞞過。

可為英雄乎？』操大笑曰：『劉璋守戶犬耳，何足為英雄耶！』玄德曰：『如張綉、張魯、韓遂等輩，皆如何？』操鼓掌大笑曰：『此皆碌碌小人，何足挂齒！』玄德曰：『舍此之外，備實不知。』操曰：『夫英雄者，胸懷大志，腹隱良謀，有包藏宇宙之機，吞吐天地之志，方可為英雄也。』玄德曰：『誰當之？』操以手指玄德，復自指曰：『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』玄德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手中匙箸盡落於地。時正值天雨將至，雷聲大作，玄德乃俯首拾箸，從容語曰：『一震之威，乃至於此。』操曰：『丈夫亦畏雷乎？』玄德曰：『聖人迅雷風烈必變，安得不畏？』曹操雖奸雄，亦被玄德瞞過。有詩曰：

綠滿園林春已終，
曹劉對坐論英雄。

玉盤堆積青梅滿，
金盞飄香煮酒濃。

匙箸落時知肺腑，
風雷吼處動心胸。

樽前一語瞞曹操，
鐵鎖衝開起蟄龍。

又蘇東坡詩曰：

身外浮雲更有身，
區區雷電若為神。

山頭祇作嬰兒哭，
多少人間落箸人。

雨方住，見兩個人手提寶劍，撞入後園，左右皆擋不住。操視之，乃關、張也。原來二人城外射箭方回，聽得玄德被張遼、許褚請將去了，忙來相府打聽，知在後園，祇恐有失，故衝突而

好兄弟。

『二樊噲』，語新。

人。却見玄德與操對飲，二人按劍不入。操問二人何來，雲長答曰：『聽知丞相和兄飲酒，特來舞劍，以助一笑。』操知其意，笑曰：『此非「鴻門會」，安用項莊、項伯乎？』玄德亦笑。操命：『取酒與二樊噲壓驚。』關、張拜謝。

前不說明，於此方說明。

正與學圃同意。

須臾席散，玄德辭操而歸。雲長曰：『險驚殺我兩個！』玄德以落箸事說與關、張，關、張不解。玄德曰：『吾之學圃懼雷，其理頗同。曹操猜忌人也，早晚必着人來窺覷。吾種菜之故，欲使操知我為無用；失匙箸者，因操言我亦是英雄，予正未能答，忽一聲雷震，祇說懼雷，使操看我如同小兒，不相害也。』關、張曰：『兄真高明遠見。』

每攝他事於稱述中，此得綜練之法。
磐河之戰，玄德曾救公孫，故不得不問。

祇探聽袁紹，忽插入袁術，妙。

曹操次日又請玄德。正飲酒間，忽人報曰：『滿寵體察袁紹回來。』操召人，問曰：『吾差汝去河北采訪民物，何如？』寵曰：『民物如故，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。』玄德急問曰：『願聞其詳。』寵曰：『瓚與紹戰不利，退守冀州，築城圍圈，圈上建樓，高可十丈，名曰「易京樓」，易京樓存保定府雄縣境南，臨易水。積穀三十萬以自守。戰士出入不息，或有被紹圍者，衆請救之。瓚曰：「若救一人，後之戰者，祇望人救，不肯死戰。」因此袁紹兵來，多有降者。瓚勢孤，求於張燕，暗約舉火為號，裏應外合。正去下書，差去之人被紹擒之，却來城外放火。瓚自出戰，伏兵四起，軍馬折其大半。退守城中，被紹穿地，直入瓚之樓下，放火為號。瓚無走路，先殺妻子，然後自縊，遂被一火焚之。今紹得了瓚軍。紹弟袁術因在淮南驕傲過度，不恤軍民，衆皆反背。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，紹始於北方登基。使人去取玉璽，術約親送到彼。現今弃了淮南，

正中玄德脫身卯眼。
吾意玄德不獨為脫
身計，亦因公孫瓚後
欲探聽子龍下落。

欲歸河北。若二人協力，急難收復。乞丞相作急圖之。』玄德起身曰：『術若投紹，必從徐州經過。備請一軍，半路絕擊，術可擒也。』操喜曰：『來日奏帝，便教登程。』

次日，玄德進朝面君，操差朱靈、路昭引兵五萬，令玄德總督，去拿袁術。玄德辭帝，帝泣送之。玄德到家，星夜收拾軍器鞍馬，挂了將軍印，催督便行。董承趕出十里長亭，來送玄德。玄德曰：『國舅寧耐，某此行必有方略，自當馳書相報也。』承曰：『公宜挂念，勿負帝心。』二人分別。關、張在馬上問曰：『兄今番出征，如何如此慌速？』玄德曰：『吾乃籠中之鳥，網中之魚。此一行，正如魚歸大海，鳥上青霄，不受網羅之驚恐也。曹公為人奸險忌刻，心若一變，死無地矣。』關、張忙催軍馬速行。

弟兄們說心腹話。

瞞得此人不在此，玄德
方得脫身。

是時郭嘉考較錢糧方回，聞知曹公已遣玄德，慌入諫曰：『丞相令備督軍何意？』操曰：

『欲截袁術耳。』程昱曰：『昔日劉備為豫州牧，某等來諫，丞相不聽，今日又與之兵，此乃放龍入海，縱虎歸山，後欲治之，其可得乎？』郭嘉曰：『備有雄略，又得民心，關、張皆是萬人之敵，必非久為人下者。異日之事，不可測也。古人言：「一日縱敵，萬世之患。」今以兵與之，如虎添翼也。丞相察之。』操曰：『吾觀劉備閑中學圃，醉後畏雷，非成事業之人，何憂之有？』程昱

數語不似老瞞說話。

曰：『學圃者，故瞞丞相耳；畏雷聲者，非其本情也。丞相明照天下，何被劉備瞞過？』操頓足曰：『吾被此人欺詐矣！何人與我星夜擒之？』一人昂然出曰：『某祇用五百軍，縛劉備、關、張，獻於府下。』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關雲長襲斬車胄

要去趕玄德者，乃虎賁校尉許褚也。操大喜，遂命許褚帶五百軍，連夜來趕。

『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祇二語，已可壓倒許褚，何須有索金帛閑話也？
砍肉泥，感大恩，俱不似玄德口吻。

却說關、張正行之次，祇見塵頭驟起，謂玄德曰：『此必是曹公追兵至也。』遂下營寨，令關、張各執軍器，立於兩邊。許褚至近，見嚴整甲兵，人見玄德。玄德曰：『校尉來此何幹？』褚曰：『奉丞相命，特請將軍回去，別有商議。』玄德曰：『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吾面過君，又蒙丞相鈞語，不必再議。公可速回，稟覆丞相：程昱、郭嘉累次問我取索金帛，不曾相贈，因此在此丞相面前讒言譖我，故令汝來趕我。我若不仁不義，就此處把你砍為肉泥了。吾感丞相大恩，未曾忘也。汝當速回，善言覆之。』許褚觀見關、張以目視之，連聲應諾而退。

許褚回見曹操，將玄德言語細說一遍。操喚程昱、郭嘉，責之曰：『汝於劉備處覓索金帛不從，因此含怨於心，每在我前讒言譖之，此何理也？』程昱、郭嘉以頭頓地曰：『丞相又被他瞞過了也。』操笑曰：『彼既去矣，若再追，恐成怨恨。吾不怪汝等，汝等勿疑。』二人辭去。

阿瞞不當一愚至此。
又安放馬騰去了。

却說馬騰見玄德去了，邊報又急，亦回西涼州去了。

却說玄德兵至徐州，刺史車胄出迎。公宴了畢，孫乾、糜竺等都來參見。玄德回家探視老小；一面打聽袁術，知術奢侈太過，雷薄、陳蘭皆投嵩山去了。術勢甚衰，乃作書歸帝號於袁紹。書曰：

還指操是真為國的。

紀靈如此無用。想
轅門射戟時，即無呂
布，玄德亦非真了不
得也。

還是虎牢關身段。

代漢當塗，竟成虛
識。公路公路，走頭
無路。

此驕奢之報，可作一
段因果看。

漢之失天下久矣，天子提携，政在家門，豪杰角逐，分裂疆宇，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，卒强者兼之耳。袁氏受命當王，符瑞炳然。今君權有四州，民戶百萬，以疆則無與比大，論德則無與比高。曹操欲扶衰拯弱，安能續絕命，救已滅乎？今納上帝號，請兄早即帝位，共享萬世洪基，不可失此機會！傳國璽，續當獻上。弟術百拜。

袁紹亦有篡國之心，故令人召袁術。術乃收拾人馬、宮禁御用之物，先到徐州。

玄德知術來到，乃引關、張、朱靈、路昭五萬軍出，正迎着先鋒紀靈。張飛更不打話，直取紀靈。兩員將門無十合，張飛大叫一聲，槍刺紀靈於馬下。敗軍奔走。袁術自引軍來。玄德分兵三路，朱、路在左，關、張在右，玄德自引一軍，與術相見，責罵術曰：『汝反逆不道，吾今奉明詔，前來討汝！汝當束手受降，引見天子，免你死罪。』袁術罵曰：『織席編履小輩，安敢輕我！』引兵趕來。玄德退步，兩路軍一齊殺出，殺得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；士卒逃亡，不可勝計。又被嵩山雷薄、陳蘭劫盡糧草。玄德迤邐趕來。袁術四下無路，欲回壽春，又恐嵩山群盜所襲，祇得住江亭，存有一千餘衆，皆老弱之輩。時當盛暑，糧食盡絕，止有麥屑二十斛，分給軍士。家人無食，多半餓死。術嫌飯粗，不能下咽，乃求蜜水止渴。庖人曰：『止有血水，安得蜜水乎？』術坐床上，大叫一聲，吐血斗餘而死。時建安四年六月也。後人有詩曰：

漢末刀兵起四方，
無端袁術太猖狂。

不思累世為公相，
反欲孤身作帝王。

强暴枉誇傳國璽，驕奢妄說應天祥。

渴思蜜水無由得，獨卧空床吐血亡。

為後文曹丕篡漢張本。

袁術既死，其侄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，却被徐璆盡殺。得其玉璽，前赴許都，獻於曹操。操大喜，封徐璆為高陵太守。此時玉璽歸操。

却說玄德知袁術已死，寫表申朝，書呈曹操，令朱靈、路昭自回許都，留下軍馬保守徐州。玄德因見一路人民流散，隨處招諭復業，來還徐州。

朱靈、路昭回到許都見操，細說玄德留下軍馬。曹公欲斬二人，荀彧曰：『權歸劉備，二人無可奈何。』曹操叱退二人。荀彧曰：『可寫書與車胄，就內圖之。』操曰：『此計有理。』暗地使人來見車胄，傳操鈞旨。

陳登素與玄德相善，故曹操不與相聞。今車胄無謀，乃反與登商議，宜其死也。

胄請陳登商議。登曰：『此事極易，憑將軍神機，何慮劉備？可令軍士先伏瓮城旁邊，祇作延請劉備，待馬到來，一刀斬之。某在城上射住後軍，大事濟矣。』即時差人去請玄德。陳登回家見父，言胄奉曹公命，欲殺劉備。珪大驚曰：『吾兒何不先報玄德耶？』登曰：『兒已為胄定一計矣。』珪曰：『玄德仁人也，何可如此？』登領父命，來報玄德，正迎着關、張，報說如此如此。原來關、張先回，玄德在後。張飛聽得，便要廝殺。雲長曰：『他伏在瓮城旁邊，殺去必然有失。若兄尚未知，亦不肯即殺車胄。我有一計：乘此夜間，扮做曹公大軍來到徐州，引得車胄出迎，襲而殺之。』張飛曰：『倘或不出，如之奈何？』雲長曰：『別作區處。』

本是朱靈、路昭之兵，不消扮得。

車胄此時，頗有主意。

初意在城射玄德，今反射下車胄，一時變動，事不可料如此。

時部下軍士原有曹公旗號、衣甲。當夜三更，大叫城上開門，城上問說是誰，衆人應說：『丞相部下張文遠人馬。』報知車胄，胄請陳登議曰：『若不迎接，誠恐有疑；若出迎之，倘或有詐。』胄乃上城回言：『黑夜難以分辨，平明相見。』城下答應：『祇怕劉備知道，疾快開門！』看捱到五更，城外一片聲祇叫開門。車胄披挂上馬，引一千軍出城。跑過吊橋，軍分兩下，車胄大叫：『文遠何在？』關公提刀縱馬，直迎車胄，大喝一聲：『匹夫安敢懷心殺玄德耶！』車胄大驚，戰未數合，遮攔不住，撥回馬走。到吊橋邊，城上陳登亂箭射下，車胄繞城而走。雲長趕來，本要活捉，不覺手起一刀，砍於馬下。割了首級提回，望着城上叫曰：『反賊車胄，吾已殺之！衆等無冤，投降免死。』諸軍弃甲拋戈，拜於地上。軍民皆安。

雲長將車胄頭去迎玄德，具言車胄欲害之事，今已斬首。玄德大驚曰：『曹公若來，如之奈何？』雲長曰：『吾與張飛迎之。』玄德懊悔不已，遂入徐州，百姓父老伏道而接。玄德到府尋張飛，飛已將胄全家誅殺。玄德曰：『曹公心腹之人殺了，如何肯休？日後興兵來問罪，將何以辨？』陳登曰：『某有一計，可退曹公。』其計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

曹公分兵拒袁紹

陳登偏計及此，妙。

玄德問陳登求計，登曰：『曹操所懼者袁紹。紹虎踞冀、青、幽、并四郡，帶甲軍士有百萬，文官武將不可勝數。可與書差人往冀州袁紹處下書求救，可敵曹操。』玄德曰：『雖識此人，未嘗有恩。今又并了他兄弟，如何肯相助？』登曰：『此間有一養老官人，桓帝朝為尚書，乃康城高密人也，姓鄭，名玄。此人乃與袁紹三世通家。若得此人一書，必相助耳。』玄德遂同陳登親往鄭玄家拜求書。鄭玄欣然寫之。

玄德差孫乾往袁紹處下書。袁紹備細問徐州之事，孫乾一一說了一遍，呈上書。其書曰：

伏聞漢道凋零，奸臣強暴，外無匡扶之柱石，內無杖策之棟梁。賊臣曹操，幽帝許都，社稷傾危，生靈塗炭。惟明公世居相府，天下仰之，若大旱而望雲霓，如久澇之思天日。倘與劉玄德協力同心，共立伊尹、周公之迹，名垂青史，萬代不磨。區區之志，願聽察焉。

紹覽畢曰：『劉備滅吾兄弟，當復其仇。』孫乾曰：『此乃曹公之所使，不得不容耳。』紹曰：『吾聞玄德世之杰士，吾當救之。』遂聚文武官商議，興兵取許昌，保駕勤王，誅滅曹操反賊。一人出班諫曰：——其人英杰，見識高明，鉅鹿人也，姓田，名豐，字元浩，乃帳下第一個謀士——豐

一個不要興兵，意在緩戰。

一個要興兵，意在速戰。

又一個不要興兵，是在不戰。

又一個要興兵，心在宜戰。

又兩個要興兵，皆以理勢而言。
袁紹主意不定，至此方纔有定局。

曰：『兵起連年，百姓疲弊，倉廩無積，賦役方殷，此國之深憂也。宜先遣人獻捷天子，務農逸民；若不得通，乃表稱曹氏隔我王路。然後盡提兵屯黎陽，潛營河內，增益舟船，繕置器械，分遣精兵，屯扎邊鄙，令彼不得安逸。三年之中，大事可望而定也。』又一謀士曰：『不然。』紹視其人，忠烈慷慨，相貌端莊，魏郡人也，姓審，名配，字正南。配曰：『兵書之法，十圍五攻，敵則能戰。今以明公之神武，跨河朔之強暴，以伐曹賊，易如反掌，何必區區遷延日月。不取，後難圖也。』又一謀士，廣平人也，姓沮，名授，出曰：『蓋救亂除暴，謂之義兵；恃衆憑強，謂之驕兵。兵義無敵，驕者先滅。曹操迎天子，安營許都，今舉兵南向，於義則違。且妙勝之策，不在強暴。曹操法令既行，士卒精練，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。今弃萬安之策，而興無名之兵，竊為明公懼之。』言猶未畢，謀士郭圖出曰：『非也。昔武王伐紂，不為不義。況兵加曹操，豈曰無名？以公今日之強，軍士精練，將士奮勇，若不及時早定大業，慮之失也。所謂「天與不取，反受其禍」，此越之所以霸，吳之所以亡。監軍之計，計在持牢，而非見時知機應變也。願主公從鄭尚書之言，請與劉備共仗大義，剿滅操賊，上合天意，下順民情。明公詳之。』田豐、沮授堅執不肯興兵，審配、郭圖力勸起兵。四人爭論未定，忽然許攸、荀諝二人自外而入。紹曰：『許、荀二人多有見識，且看二人如何主張。』二人施禮畢，紹曰：『鄭尚書令我起兵，救劉備，滅曹操。起兵的是？不起兵的是？』二人素與田豐、沮授不和，却與審配、郭圖最好。以目觀之，田豐、沮授低頭不語，審、郭以目送之。二人應聲言曰：『天與不取，反受其殃。若不動兵，』

操亦至矣。』紹曰：『二人所見，正合吾心。』便商議興兵。紹令孫乾先回書答：『我這裏一面起兵，你那裏亦作準備。』孫乾回報玄德。紹令審配、逢紀為統軍，田豐、荀諝、許攸為謀士，顏良、文醜為將軍，起馬軍二萬，步軍八萬，共該精兵十萬，徐徐養力，遙望黎陽進發。黎陽，漢縣名，今浚縣是也，屬大名府。

孔融此時便有左袒之意，後為曹操所殺。

歷言衆謀士之短，却言有當，可見知己知彼。

却說曹操在許都，人報：『劉備殺了車胄，據住徐州，結連袁紹，今起大兵前來攻許都，可作急拒敵。』曹公急聚謀士商議。此時北海太守孔融升為將軍，見在許都隨朝，聽知袁紹動兵來到，亦來相府上言曰：『紹勢大，不可輕敵，不宜加兵，祇可求和。』操問衆謀士曰：『和與戰孰利？』荀彧曰：『袁紹無用之人耳，何必求和？』孔融曰：『先生錯矣。吾觀袁紹，土廣民強。田豐、許攸，為智謀之士；加之審配、逢紀，盡忠臣也；又顏良、文醜，勇冠三軍；其餘沮授、郭圖、高覽、張郃、淳于瓊等輩，皆世之名士。何以袁紹為無用之人乎？』彧笑曰：『公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紹兵雖多，而法不整。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治，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無用；此數人者，勢不相容，必生內變。顏良、文醜，匹夫之勇，一戰而可擒也。其餘碌碌等輩，縱有百萬，何足道哉！是以知袁紹無用之徒耳。』孔融默然。操大笑曰：『皆不出荀文若之料耳。』喚前後兩營軍官聽命，差前軍劉岱、後軍王忠同引兵五萬，打丞相旗號，去徐州擒劉備。操自引大軍二十萬，進黎陽拒袁紹。程昱曰：『恐劉岱、王忠不稱其使。』操曰：『吾亦知非劉備敵手，權且虛張聲勢。』分付：『不可輕進，待我破了袁紹，再勒兵來破劉備矣。』劉岱、王忠領兵去了。

為後二人被擒伏綫。

果應荀彧之言，而袁紹方今進兵，亦無主意。

却說曹公引兵出許都，至黎陽。兩軍隔八十里，各自深溝高壘，密護不戰。操亦不敢輕進。自八月守至十月。原來許攸不平審配領兵，沮授又恨紹不用其謀，遞相不和，不圖進取。袁紹心懷疑惑，不思進兵。因此，曹公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、徐，于禁、李典屯兵河上，南岸地，即滄、德二州北界。曹仁總督大軍，屯於官渡。官渡，城名，在開封府中牟縣北。操自引一軍回許都。

却說劉岱、王忠引五萬軍，離徐州一百里下寨。中軍虛打操旗號，未敢進兵，祇打聽河北聲息。曹公差人催攻徐州。原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處，未敢擅動，祇得等河北消息。劉岱、王忠在寨中商議，岱曰：『丞相催并攻賊，你可先去。』王忠曰：『丞相先差你。』岱曰：『我是主將。』忠曰：『我和你一般名爵，同引兵去。』二人相推。使曰：『你兩個拈鬪，拈着的便去。』王忠拈着『先』字，自去分兵馬一半，來攻徐州。未知勝負如何？

關張擒劉岱王忠

玄德在徐州，聽知軍馬到來，離城不遠，請陳登商議。玄德曰：『袁本初雖有十萬軍兵在黎陽，爭奈謀臣不和，因此不進。曹操不知在何處。黎陽軍中，無操旗號，此城外却有他幔帳，未見端的。』登曰：『曹公詭計百出，必以河北為重，親自監督，故不建旗號；令在此設帳，中間進兵，必無曹公。』玄德曰：『兩兄弟誰可探聽虛實？』飛曰：『小弟願往。』玄德曰：『汝為人躁

二人互相推委，好笑。

玄德口中叙出。
登可謂善料人。

快人快語。

暴，不可去。』飛曰：『便是有曹操，也拿將來！』玄德曰：『操雖漢賊，托天子明詔，征進四方，名正言順。我若與他抗拒，便是造反。』飛曰：『若如此論時，祇束手待他來？』玄德曰：『非也。如今袁本初未見相助之力，倘惡了他，盡起大兵來，我等死無門路矣。』飛曰：『長別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！』玄德曰：『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；知己不知彼，一勝一負；不知己，不知彼，百戰百敗。此萬古不易之理也。吾料自己城池無糧食，且軍士皆操先領者，非操之勁敵也。所恃者，惟本初耳。未勝，不敢妄動。』雲長曰：『亦不可坐守待死，弟親往觀其動靜。』玄德曰：『雲長若去，我却放心。』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，出徐州來敵王忠。

雪光中看赤面綠袍人，更覺光耀。

王忠如此易捉。

王忠先自怯戰，又值初冬，陰雲布合，雪花亂飄，軍馬皆冒雪布陣。雲長驟馬提刀而出，陣前與王忠打話。忠曰：『丞相到此，緣何不降？』雲長曰：『請丞相出陣，我自有話說。』忠曰：『丞相豈和你一般。』關將大怒，驟馬向前，王忠挺槍來迎。兩馬相交，關將撥馬斜便走，王忠趕來。轉過山坡，關公撥馬回來，大叫一聲，舞刀直取。王忠攔截不住，撥回馬便走。關公左手倒提寶刀，用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縵，拖下鞍轡，橫擔於馬上，回本陣來。兩軍吶喊。王忠軍走，諸軍趕上，奪得百十匹馬，其餘奔走。

關公叫休趕，綁縛王忠，回徐州來見玄德，押在廳下。玄德問：『爾乃何人？見為何職？敢詐稱曹丞相！』忠曰：『焉敢有詐。奉命教我虛張聲勢，以為疑兵。丞相並無在內。近在黎陽，催并前來。忠實非將軍之對手。』玄德教付衣服酒食，且暫監下，待捉了劉岱商議。關將

老實人是沒用人也。